



Orpheus Music Series
俄耳甫斯音乐译丛

启未之弦 系列

音乐表演学读本

MUSICOLOGY AND PERFORMANCE

Essays by Paul Henry Lang

音乐学与音乐表演

保罗·亨利·朗文集

[美] 保罗·亨利·朗 著

[美] 阿尔弗雷德·曼 [美] 乔治·比洛 编

马艳艳 译

孙国忠 孙红杰 校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上海高校高峰学科“上海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团队”建设项目



Orpheus Music Series
俄耳甫斯音乐译丛

启未之弦 系列

音乐表演学读本

荣誉主编 杨燕迪

主 编 孙红杰

MUSICOLOGY AND PERFORMANCE

Essays by Paul Henry Lang

音乐学与音乐表演

保罗·亨利·朗文集

[美] 保罗·亨利·朗 著

[美] 阿尔弗雷德·曼 [美] 乔治·比洛 编

马艳艳 译

孙国忠 孙红杰 校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乐学与音乐表演 / (美) 保罗·亨利·朗
(Paul Henry Lang) 著; (美) 阿尔弗雷德·曼
(Alfred Mann), (美) 乔治·比洛 (George J. Buelow)
编; 马艳艳译. —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3

(俄耳甫斯音乐译丛)

ISBN 978-7-5621-8472-0

I. ①音… II. ①保… ②阿… ③乔… ④马… III.

①音乐学—理论研究②音乐表演学—研究 IV. ①J60
②J6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1437号

MUSICOLOGY AND PERFORMANCE

By Paul Henry Lang, edited by Alfred Mann and George J. Buelow

Copyright © 1997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YALE REPRESENTATION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hongqing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4)第158号



俄耳甫斯音乐译丛

音乐学与音乐表演: 保罗·亨利·朗文集

YINYUEXUE YU YINYUEBIAOYAN: BAOLUO HENGLI LANG WENJI

【美】保罗·亨利·朗 著 【美】阿尔弗雷德·曼 【美】乔治·比洛 编

马艳艳 译 孙国忠 孙红杰 校

总策划: 李远毅 倪为国

执行策划: 周松

责任编辑: 王斌

封面设计: 何旸

装帧设计: 尚品周娟 廖明媛

CASALTY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邮编: 400715

<http://www.xschs.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四川省东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14.625

字数: 280千字

版次: 2017年9月 第1版

印次: 2017年9月 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21-8472-0

定价: 78.00 元

原版序

vii

能为保罗·亨利·朗此书作序使我深感荣幸，事实上这是一项高贵的荣誉。由于我在1970—1976年间有幸在朗教授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前使用的书桌上办公，故而对阿尔弗雷德·曼[Alfred Mann]^[1]与乔治·比洛[George J. Buelow]开展的这项恰当而及时的编辑工作倍感亲切。然而，除了对“位于道奇厅的办公室”[Dodge Hall office]——那里仍然弥漫着朗教授的雪茄香味——充满怀念以外，我与这位良师益友长达二十多年的难忘友谊（直到他去世前的几个月）也让我深深感到这部文集的特殊纪念意义。

在保罗·亨利·朗八十寿辰之际，他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由他的学生、同事和朋友们积极筹备的纪念文集[Festschrift]。文集取名为《音乐与文明》[*Music and Civilization*，纽约，1984年]，以影射朗的第一部重要作品《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纽约，1941年]，后者作为美国音乐学的永恒经典，为当今所谓的“新音乐学”开辟了道路（尽管这一说法尚未得

[1] 本书中，方括号“[]”中的内容为译者补充的说明性材料。——译者

到充分认可,但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新音乐学”毫不妥协地密切关注相关语境中的各种问题,不论这个问题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暗示的还是假设的。朗厌恶思想狭隘的专门性研究,他不仅包容研究方法、研究途径和论题取向的多元性,而且还提倡并呼吁这种多元性。虽然先前他几乎没有预料到美国音乐学学科近几十年来的拓展,但他一直期待并欢迎这样的拓展。他曾经强烈地意识到这一事实并对之心怀喜悦,而事实上他对当今局势也做出过贡献。

从这部文集中我们可以发现,保罗·亨利·朗笔触广泛,他几乎没有耐心进行注释,而且显然他更愿意讨论当代事件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论题,甚至是时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作为音乐学家和批评家,朗觉得有必要也有义务面向普通观众言说。他是喜爱大众且从未脱离过大众的少数音乐史家之一。长久以来,他一直是公众眼中最重要的音乐学倡导者,他几乎是苦心孤诣地捍卫着这一学科的公众关怀,而并不在意自己似乎已与从事音乐学精深研究的其他学者逐渐分道。

向杰出学者表达敬意的纪念文集(连同著名学者亲自辑录的论文选集)的这一做法正方兴未艾。但一位杰出音乐学家的文集在他辞世后方才编辑出版,这却是不寻常的。朗的文章引人入胜、精辟明晰、长于论辩,不论是论述音乐学术(比如伟大的作曲家、现代的音乐或音乐现象),还是探讨表演实践领域内具有争议的问题,都有意

呈现出不同于常规音乐学研究论文的风范。因此，这些文章的重要价值不仅体现在学术细节上，更展示了一种令人钦佩的音乐和文化历史知识的融合，并融入了作者充满独特音乐学研究风格的学术表达。近年来，关于音乐学和当代音乐文化（朗毕生的事业）的论题已出现越发偏向主观甚至是固执或武断的论调。然而，伴随着朗教授的优雅文风，他的音乐学文章无疑仍是这一学科领域中富于挑战性的典范。

克里斯多夫·沃尔夫[Christoph Wolff]

于哈佛大学

编者按

保罗·亨利·朗是第一位被邀请到美国大学正式开设音乐学课程的学者。在他辉煌的学术生涯中，他一直谦逊地对待这一事实，这让人想起奥斯卡·索内克[Oscar Sonneck]及其他一些美国音乐学术的创始人。然而，美国音乐学学科在他的引领下得以繁荣之前，他是第一位当得起“学术创始人”这一名义的学者。

1928年，这位匈牙利年轻人因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 Fellowship]资助而移居美国。在此之前，他曾在布达佩斯师从柯达伊[Kodály]，在海德堡师从克洛伊尔[Kroyer]，在巴黎师从皮罗[Pirro]。他是乐队里一位经验丰富的大管演奏家，曾经做过布达佩斯歌剧院的助理指挥。在索邦神学院[Sorbonne，即巴黎大学的前身]攻读文学学位时，他曾担任《音乐评论》[*Renue musicale*]副主编。他一边在美国瓦萨尔[Vassar]学院和威尔斯[Wells]学院任职，一边在康奈尔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业。他在美国的导师奥托·金凯尔代[Otto Kinkeldey]——是早赴欧洲开展音乐学职业生涯的那代学者的代表——

ix

当时在康奈尔大学的主要职务是作为该校图书馆的研究馆员，这些都是由当时特殊的学术情势所造成的。

那时，人们对音乐学这一术语感到迷茫甚至怀疑。在保罗·亨利·朗于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音乐学”是备受关注的焦点，并最终成为美国学界家喻户晓、不可或缺的词语，但是它的含义仍在继续演变。直到以90岁高龄辞世那年，朗始终是“音乐学”的捍卫者。他在晚年的一封书信里曾好奇地问自己是否已成为保罗·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所说的“大都会博物馆博学的音乐馆长”。不过他对历史所怀的浓厚兴趣使他和他的学术研究永葆青春。

年轻的一代仍是他的主要读者群体。这反映出保罗·亨利·朗思想的巨大生命力和新颖性，他随时着手处理新的问题，并有非凡的能力运用历史观点来敏锐地看待复杂的现代世界。他乐于研究而不是怀疑那些新问题。不论面临令人多么困惑的新观念，他总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游刃有余。

朗曾计划以他的余生完成一部对音乐学的总结性论著，并说此书将采用一种开创性的研究方式：以音乐开始，也以音乐结束。他想确保读者在考虑“毕达哥拉斯音分”[Pythagorean comma]之前就懂得如何对待一部艺术品。尽管他的视力日益衰退，朗仍然孜孜不倦地工作。但是当他写到表演实践的相关章节时，他意识到了这一论题背后的强大需求——这一章节开始朝向一本书的规模

扩展,因此他决定修改自己的写作计划。

研究表演实践已成为音乐学家的伟大责任。这一学科方兴未艾,同时,乐器制造业的新技术和唱片工业也都强有力地推动该学科的发展。19世纪初再生的浪漫主义精神所追求的东西到了20世纪中叶又被重新发现。这一新发现几乎涉及所有领域,但唯独缺乏的是劝诫与警告,朗深深感到自己有“告诫”的义务和责任。

朗所坚持的立场或许很难被读者完全理解。伴随事业声望的逐日攀升,这位鼎鼎大名的美国音乐学家、美国音乐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国际音乐学学会主席、《音乐季刊》[*The Musical Quarterly*]的常任主编,又成为了《纽约先驱论坛报》[*The New York Herald-Tribune*]的专栏主笔——若以欧洲新闻记者的传统而不是以美国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一身份变动,其意义将非常不同。人们马上会想到爱德华·登特[Edward Dent]、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Alfred Einstein]这一类学者。在美国,及至20世纪中叶,公众的受教育程度已大大提高,音乐的听众群体急剧扩大,同时又受到权威学术的有力推动,所以如何与这样的新生听众进行沟通,在当时成为一个焦点。

xi

于是,作为在美国具有领军地位的音乐评论家,朗开始论述表演实践。虽然他的论述对象是当时发生的事情,但他的写作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局限于时代的。他在这一论题上具有权威性,他所掌握的背景知识无人能望其项背。然而,将论述表演实践的文字发展成一部专著的计划

划却未能实现，朗几乎是在双目失明的状态下写作，这些论述表演实践的新章节，也将成为他最后的著述，此外他还写了一封信给这部书稿的编辑，其中讲述了他对这部文集的结构设想，于是他的这部“未竟之作”才得以出版。

受益于往昔与作者的广泛交流，书稿的编辑工作不仅令人满意，也令人肃然起敬。论文的提纲已然明确，尽量遵照作者原初的写作计划：从这位音乐学家的宏观理念开始，过渡到它们在相关表演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对于表演的直观印象一次又一次地激发这位学者重新思索往昔的音乐，文集第二卷的标题——“古乐新思”——正是取自朗的一篇期刊论文。虽然朗对音乐历史的各个阶段都了如指掌，但他的著述却总是不忘与当前的音乐图景相联系。使他声名鹊起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在题名上就显现出了他那无所不包的历史视角，文集第三卷的标题也有意参考了此书名称。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朗既关注音乐的“往昔”，也同等程度地关注音乐的“现在”，对此二者，他总能成功地勾勒出广阔的语境。有一次，当被问及如何看待“音乐与人文学科”时，他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音乐自身就是一门人文学科。”

尽管如此，文集的框架仍反映出作者各不相同的著述领域，由此也对编辑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在朗的一生中，他把音乐学视为文学艺术[the art of letters]的一个分支，并始终捍卫着学术的完整性，坚守着完美的学术性论著应遵循的原则。他的优雅文风成为这一专业的范例。

不过他的报刊文章——他乐此不疲——要求其具有自己的方向性。

在朗的晚年，他的文人身份和（针砭时弊的）评论家身份开始发生融合，于是导致了其写作风格的变化，这带来一个问题：他以评论家身份所做的批注越多，他作为原作者的立场就保留得越少，以至于到最后连他自己也看不清他原来写的是什么是了。

显而易见，这部论文集所收录的那些已出版的文章原本需要以更严格的文本体例来呈现，但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却只做了非常有限的（略带学究气的）调整。事实上，如果对朗“仅靠记忆引述”的这一写作特色感到不满，那将会淡化本书的特质。一位编辑邀请朗写一篇关于“脚注在哪里？”[Wo sind die Fussnoten?]的文章，朗习惯于饶有兴趣地谈论当这位编辑收到文章时的惊讶反应。朗在乎的并不是参考文献的细节，而是对一种思想的概括——这思想倾向于为读者带来宽阔的文化视角。与之相反的是，他论述表演实践的文章则包含一些参考文献和人名——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其作为原始资料的重要性已然不在，并且它们的出现只会妨碍读者对原则性内容的领会。

然而，在朗辞世后出版他的遗作，这是更加困难的事情。当朗决定改变他的计划——从计划写作一部关于音乐学的著作到贡献关于表演实践的著述——时，他开始写作序言，后来又改写、扩展，并与其余部分重叠。之

后的一个改写版中还附录着他的注解：“用作序言或结语”，但这一改写本和另一个文本都没有完成。很明显，朗自己最后也不确定他到底写了哪些内容。编辑的任务即是校勘并重新编排这些文字。不过在他最初写作序言时，他曾对整部著作的构架提出过一些设想，从记录在文档内的提示性文字中可以看出，书稿包括几个独立的部分。显然，后来他否定了其中一些内容，并有意留下了未完成的论述。在别人看来，替他续完未竟之作似乎正当其时，但朗却说情愿保留这些片断，不愿掺杂别人的意念。

我们从朗的著述中总能读到一种告诫的意味。朗曾为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的《音乐文集》[*Essays on Music*, 诺顿出版公司, 1962]作序（就像现在我们为他的著作作序一样），满怀着对朗的深深崇敬与爱戴，我们在此援引他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结语：

行外人普遍公认：学者的冷冰冰的思想与艺术家热情洋溢的情感形成鲜明对比，前者是一个低级的亚种。但他们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学者的思想同样也来源于他的经历，来源于他与世界、与自我内心之间的矛盾冲突。文章是作者内心世界的写照，是其思想和心灵的结晶。

阿尔弗雷德·曼[Alfred Mann]
于罗切斯特大学伊斯曼音乐学院

乔治·比洛[George J. Buelow]
于印第安纳大学

目 录

原版序 1

编者按 1

论音乐学 1

音乐学与关于音乐的文字写作 3

音乐学与相关学科 15

音乐与历史 35

一位编辑的话 61

音乐的历史与现状: 结语 67

古乐新思 83

跨越世纪的帕莱斯特里那: 回顾 85

珀塞尔 99

巴赫: 艺术家与诗人 103

亨德尔研究导论 109

巴赫与亨德尔: 互补的对手 115

佩尔戈莱西 121

莫扎特 125

贝多芬 135

瓦格纳：“特里斯坦”大师 151

二十世纪文明中的西方音乐 155

十二音体系 157

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和音乐 169

斯特拉文斯基 185

巴托克在哥伦比亚大学 205

向二十世纪中叶的音乐学术致敬 211

二十世纪中叶的奉神音乐 219

电影《莫扎特传》 235

白宫的音乐大师 249

来自机器的威胁 253

论表演实践 257

音乐表演实践序论 259

论本真性 265

论声乐的表演实践 281

论古乐器 303

论装饰音与即兴演奏 321

论音乐中的寓意与象征 359

编后语 377

文章来源 383

索引 387



论音乐学

On Musicology



音乐学与关于音乐的文字写作

音乐学科在20世纪以愈发强劲之势持续拓展，传统意义上由个人执笔的音乐史写作，已不足以让读者洞察音乐史各个发展阶段的主要内容。因此，似乎顺理成章的是，那些仍希望音乐史学能以高贵名义受人欢迎的学者，从一开始便转向了针对特定时段、采用折中构思的更具概况性的著述形式。这种迫不得已的方法论转型非但没有使研究任务变得轻易，反而增加了难度。在整个音乐史上，哪些时期更为重要，哪些阶段较为次要，对此尚无通行标准。令人头疼的并不是新征服的学术高地，而是迷茫骚动的学术前沿阵地：伴随知识的不断更新，论争不减、硝烟不断。当代人所怀的知识兴趣要求学者们即时报告那个论争领域的研究动向。为了获知学术前沿的最新境况，专业解说成为适时之需，知识普及已成为一种新的职业。

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文献著述中，那些令普通大众